

晋北特殊祭祖民俗现象透视

——以忻州北唐林村为例

郭永平¹, 薛文礼²

(1、辽宁大学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0; 2、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摘 要:祭祖民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产生于农耕社会,延续于现代社会,盛行于大江南北。从这一点上来说,祭祖民俗具有普遍性。但是,由于受地理环境、历史传承、人文传统及诸多因素的制约,各地祭祖民俗在具有许多相似特质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差异。本文以山西晋北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村庄为个案进行研究,通过与周围村庄春节祭祖民俗的比较来探讨这一特殊祭祖民俗的起源。

关键词:祭祖;主位法;客位法;生存策略

中图分类号: K8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882(2009)05-0043-04

近年来,在民间传统重建这一热潮的带动下,全国范围内显现出一股对祭祖这一“原点性民俗”复兴的重视,如山西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陕西黄帝陵祭祖和河南新郑炎帝陵祭祖等活动。这些祭祖寻根活动大多是官方意志的产物,或者说是由作为“大传统”的国家主导的,而作为大多数民众日常生活的“小传统”却被忽略了。本文无意进行“大传统”对祭祖这一活动的影响的研究,而是把笔墨置于被忽略的“小传统”中沉默的大多数,通过对他们生活的关注,研究作为民众重要生存策略的祭祖民俗。

一、历史与传承:北唐林村的地理环境与家族文化背景

北唐林村位于晋北地区的忻州市忻府区。忻府区东邻定襄县和五台县,南毗太原市的阳曲县,西部与本市的宁武县相邻,北部与本市的原平以及朔州市接壤,介于东经 110°53' 至东经 110°58' 之间,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总的特征是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夏季少雨,秋季凉爽,冬季少雪。忻府区面积 1954km²,总人口 51 万(2004 年),是忻州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唐林村位于忻府区西北部,全村目前有 82 户人家,总人口 257 人。据统

计,2007 年耕地为 620 亩,其中水浇地 420 亩。在家族方面,由于村中 98% 为郭姓,所以郭氏家族为第一大家族。

在研究郭氏家族祭祖的起源上,笔者主要采用了以下方法:第一,文献法。查阅有关郭氏家族的文献资料,尤其是 1999 年修订的《唐林村郭氏家谱》;第二,以访谈为主要形式的田野调查法。在文献资料上,《唐林村郭氏家谱》(以下简称“家谱”),对郭氏家族是这样记载的:“郭氏系周文王季弟,号叔,封虢,因氏以来相传很久很久,后来略有威名显露。三国时有郭嘉,谋略鬼神精。唐朝郭子仪,册封汾阳王,其子郭暧被招为驸马。明代郭子英为开国元勋。此后不闻其他有名之人。”这段文字记载落款是“太原郡直隶代州崞县西南 95 里唐林村上一甲中街”。分析落款管辖称谓,此文应写于清朝雍正年间,约在 1724 年前后。始祖郭维亮入籍崞县唐林村二甲,繁衍到第 7 世时,郭柳之重孙星福和星法兄弟俩迁居至苏家庄,即现在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西 60km 处的苏家庄。九世祖郭炜在清顺治十年(1653 年)因云中河堤改道冲毁家园,便在唐林村北边一高地择居,发展为现在的北唐林行政村。

收稿日期:2009-05-28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西省社科联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6-2007 年度重点课题研究项目“雁北长城带民风民俗对民族融合的影响”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晋社联字[2006]33 号。

作者简介:郭永平(1979-),男,山西忻州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民俗学;薛文礼(1964-),男,山西朔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民间文学。

通过以上文献的记载,我们大略明白了北唐林村郭氏家族的来源,而这也和村里老人郭龙全(男,85岁)所讲相符。说起郭氏祖先来此选址的原因,他说:“在很久以前,北唐林村和唐林村本来是一个村,有一年云中河发大水,把唐林村靠河的一部分房屋和田地给淹了,这其中就有郭氏兄弟的。在被逼无奈之下,郭氏兄弟在河水退去后只好搬家。由于河北岸比南岸高,所以就搬到了河的北岸居住。最初只是搭个茅草屋,后来才慢慢地建起了房屋。经过十几代的繁衍,逐步形成了现在的北唐林村。”据《家谱》记载,从始祖郭维亮开始到现在已传至第19世。虽然已传至19世,但是村里也只有257口人(2008年)。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已有部分村民陆续迁往城里居住,回村只是偶尔的事。由于村小人口少,再加上“人才少”,村里人极其重视教育。

二、荡涤与遗留:北唐林村人浓厚的民俗文化意识

民俗是民间风俗习惯的统称,它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高丙中在《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一文中指出,在现代和后现代,民俗回到了日常生活,实现了复兴。他还把这个过程划分为日常生活就是民俗生活阶段、日常生活及民俗分离阶段和从“遗留物”再次回到日常生活,即民俗文化的复兴三个阶段。北唐林村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也是从这三个阶段走过来的。

在民俗文化复兴的大潮中,北唐林村人的祭祖也复兴了。虽然他们没有祠堂和族田,没有共同的墓地和坟山,也不进行全村的集体的祭祀,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家庭分散的祭拜。但这丝毫不影响祖先在他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他们有“树”——当地人把家谱叫做“树”,“送树”就是把家谱带到祖先的墓前祭拜一番,然后再把家谱带回来收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员的增多,家谱上会增加家族成员,所以带家谱上坟还有告知祖先本族人丁兴旺的意思。通过对各家的“树”的分散祭拜,同样起到了联络族人感情,增强宗族凝聚力的作用。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平时祖先在我们心中,当到节日时我们把他们请出来,和我们共度节日。实际上祖先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在看不见的地方保佑着我们”。这样几句朴素的言语道出了祖先在他们心中崇高的地位,而通过“八大节日”,即春节、二月二、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和下元节对祖先的祭祀,再次建构了村民之间的和谐关系。

祭祖对于北唐林村的人来说,是一项庄严而又神圣的事情。在多次的访谈及调查走访中笔者发现,虽然北唐林村人在每个节日中几乎都少不了对祖先的祭拜,但是在他们心中,春节祭祖是最为重要的。在春节祭祖的所有仪式中,“送树”又居于核心地位,并且“送树”时间的独特性又构成了与其他村庄的显著区别。

三、主位和客位:北唐林村独特祭祖方式起源的探讨

在论及中国社会的性质时,费孝通先生曾用“乡土中国”四个字给予了精辟的概括。正如费先生所言,“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人们一代代在这片“乡土性的”的土地上繁衍生活着,北唐林村也不例外。他们在用自己特有的生存策略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而民俗文化正是作为当地民众的生存策略被延续下来。当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去观察感悟他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他们,与我们的生活世界是那么的的不同。当我们问到他们为何会有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民俗风情时,他们经常笑而不答,或者说“祖上已传下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他们已经逐渐把民俗内化为一种“无意识”,甚至到了习焉不察的地步。而处于“客位”的我们,只有走进处于“主位”的他们的心灵世界,用我们的心和他们的心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产生此种特殊民俗文化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语言人类学家派克(Kenneth Pike)提出了田野作业过程中局内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两种叙事立场的概念。他又将insider和outsider分别与语音术语phonemic和phonetic相匹配,创造了“emic/etic”即主位和客位的叙述理论。文化的客位研究类似于语言学中的音素分析,研究者要站在被研究者——调查对象的局外立场,采用通行的文化观念和术语,对所观察到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和解析,并从研究者的角度建构理论体系,也就是所谓“从外部看文化”的研究。文化的主位研究则如同语言学里音位的分析,是站在被调查者对象的角度,研究者要用这个文化里特有的概念和术语来认识这一文化,用被调查对象自己的观点去解释他们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所谓“从内部看文化”的研究。

笔者分别于2007年1月、2007年8月和2008年8月先后在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的唐林村、北唐林村、西高村及山西省忻州市所属的原平市的大白

水村和刘庄村共5个村进行田野调查。为了便于分析,将这5个村分成A与B两组:A组是唐林村和北唐林村(以下简称A村);B组是西高村、大白水村和刘庄村(以下简称B村)。笔者发现,在春节祭祖“送树”这一仪式上,A村初一下午进行,B村在初三下午进行,而初三“送树”在晋北是比较普遍的。为弄清A村这一有违常规的现象,笔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在调查中,A村人郭长寿(男,56,初中文化程度,农民)讲述了春节祭祀祖先的过程,这就是在腊月三十下午将祖先的“树”摆出来,放在显要位置,吃饭前先将炒好的菜夹于“树”前的供盘里,进行供奉。每天晚上都要到“树”前烧香点蜡。此外,大年初一早晨还要在“树”前拜祖先。“树”一般是存放在老人家里面的,如果老人去世了,就会存放在他的长子的家里。平时收起来放好,等到了大年三十的下午才摆出来。大年初一中午,家家早早吃了午饭,然后父亲要带着儿子(女子一般不允许在初一下午上坟,只能在初三去),拿上供品以及香、蜡烛、鞭炮、纸钱、纸衣服等到祖先的坟墓上祭拜,这一习俗在当地叫做“送树”。在走访过程中,笔者发现B村在祭祖内容与A组相同,但在时间上有所不同,前者在初三上午“送树”,而后者在初一下午。在笔者查阅到的有限的文献里,大多数村庄在初三上午“送树”。笔者原以为A村人和B村人在这一问题上会有共识,但在调查之后,发现处于“主位”的A村人和处于“主位”B村人之间的看法大相径庭。因为在历史上,A村和B村在行政区划上一直分属于忻州和崞县,两地人们虽然有交往,但是在语言和婚俗等民俗文化中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当笔者将A村置于主位视角进行研究时,B村对A村的看法和观点将被认为是客位的视角。就初一下午“送树”这一问题,笔者分别在A村和B村请教了处于“主位”的村民们所公认的“文化人”。在A村,两位处于主位的“文化人”用不同的口吻给了在我们看来几乎同样的答案——“祖先传下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在B村,笔者走访了处于“客位”的两位“文化人”:何思殿(男,65岁,高中文化程度,退休教师)和王有根(男,62岁,高中文化程度,退休干部),两人的答案基本相同,分别是:“他们的祖先穷,没吃的,只能在三十下午供上,初一下午送。”“他们村的事,我们不太清楚,应该是太穷吧”。当笔者问起他们两位,A村人何时开始在初一下午进行“送树”这一事件时,“文化人”何思殿是这样回答的:“时间

太长了,我记忆中他们村就是在初一下午,具体何时不太清楚。”而王有根给出了比较确切的答案:“唐林村郭氏兄弟因水淹而迁来现在的北唐林村定居,应该是从那时开始就在初一下午‘送树’。”

在得到这些答案后,笔者陷入了沉思:为何处于“主位”和“客位”的双方对同一事件的解释大相径庭?处于客位的B村“文化人”给出的答案正确吗?能得到A村人的认同吗?处于主位的A村“文化人”真的不知道事件的原因还是有意隐瞒了真相?为解决这一连串的困惑,笔者在重新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后,于2008年8月再次来到了A村。很明显,由于有上两次的交流与沟通,村民们已经明白了笔者进行调查的目的。通过这种深入地“参与观察”,当笔者就初一下午“送树”的原因再次提问时,A村中北唐林村的郭生荣(男,65岁,初中文化程度)说:“孩啊!上两次来我没告诉你,你不清楚。咱村小,经常受人欺侮,祖先太穷,为节省供品只好初一下午‘送树’。也真难为老人家们了,虽然村里人大家都知道原因,家丑不可外扬,谁愿意说祖先穷哪?我这是熟了,告你,你可不能到外面说。”显然,处于“主位”的A村人和处于“客位”的B组人在“送树”这一仪式举行的时间问题上的认识是相同的,只是A组村村民由于生存的考虑而不愿意说起祖先确实穷这样一件在他们看来极为不光彩的事情。至此,笔者从处于“主位”的A村人和处于“客位”的B村人话音里取得了一致答案:因为穷而不得为在初一下午就把祖先送出去。

笔者又开始调查心中的另一个疑团:“送树”这一事件到底最初开始于何时,虽然这一问题在前面B村的王有根已给出了答案。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在对“他者”的地方性知识进行研究时要进行“深描”。在上文中,笔者通过访谈,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践行了格尔茨所说的“深描”。但困扰笔者的问题还未全部解决,因为在对北唐林村的郭生荣就初一下午“送树”起源进行访谈时,发现他所认为的是他的郭氏先祖迁移至北唐林村就开始初一下午“送树”这一习俗。虽然与前面B村被访谈人王有根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是难以解释唐林村郭姓也在初一下午“送树”这一事实。唐林村与北唐林村的初一下午“送树”这一同样的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为弄明白原因,笔者还需进一步的“深描”。

在郭氏二兄弟因水患而迁居北唐林之前,这一特殊时间的祭祖“送树”就已经存在了,并非他们所讲的祖先郭氏二兄弟比较穷,为了节省供品同时又

把事办了，所以在年三十下午供奉祖先，但初一下午就把祖先送出去这种答案看似很合理，却无法解释为何唐林村也是初一下午“送树”这一相同的现象。两个村存在同一种现象，并且远祖是同一个祖先，为此笔者进行了推测：这一仪式应该是一个起源，也就是说，在郭氏二兄弟迁居北唐林村之前，这种习俗在郭氏家族里就已经很普遍，而并非像处于“主位”的A村人和处于“客位”的B村人所说的那样。

在唐林村，经好友介绍，笔者对一位退休教师郭永旺(男，63岁)进行了采访。他说：“我们这儿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自然灾害频发，受经济条件所限，不得不在初一下午就‘送树’。”当问起为何这一仪式在阎姓和王姓两个家族中却在初三进行时，他说：“可能是我们先祖太穷吧！”确实如他所言，此地地处黄土高原，平时旱灾不断，而到雨季，由于离北云中河较近，淹没庄稼、冲走房屋是常事。可是这并没有解答笔者的问题，因为在村中处于相同生活水平的阎氏和王氏两个家族却在初三“送树”。难道郭氏家族远祖来唐林村定居时就很贫穷，而阎氏和王氏家族迁居来就很富有，而因此形成了不同的“送树”时间吗？为此笔者再次翻阅了“家谱”。

据《郭氏家谱》记载，“郭姓始祖维亮亦是明洪武十三年入籍于唐林村二甲为民”。可惜家谱上只有这么简短的一行字，我们无从知晓当时迁移来此是什么原因。但是，唐林村有三大姓，即阎姓、郭姓和王姓。笔者通过查阅王姓和阎姓的家谱，发现这两姓也是明洪武十三年迁居到唐林村的。截至1999年，已繁衍20代，与郭姓的繁衍情况基本相同。再从唐林村的居住结构看，可以肯定是同期迁来的三姓居民。在从明洪武十三年迁至唐林到现在600余年共繁衍20代的时间里，同在一片土地上耕作，在同样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影响的前提下，他们应该在物质水平上不相上下才对。事实上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村里，郭姓不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占有的公共资源方面，并不比阎姓和王姓少，但是王姓和阎姓依然在初三“送树”，郭姓依然在初一下午“送树”。看来受经济条件所限不得不在初一下午就“送树”这种观点，在解释此问题上依然有局限性。但笔者通过分析认为，产生此地祭祖“送树”在初一下午这种独特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在先祖迁移至唐林村前就存在过，并且600余年来一直延续于郭氏的后人。要想印证这个猜想还需翻阅更多的资料，同时还要去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西60km处的苏家庄(郭氏先祖支系)

做田野调查也许在那儿能有解决此问题的更多的答案。

四、小结

在文章中，笔者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和以访谈为主要方式的田野调查法，以“主位”和“客位”的视角对晋北A村初一“送树”这一独特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

1、传承性是民俗文化延续的重要依据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五四运动”中，一批文学革命的健将们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发誓要将传统连根拔起。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反右”、“四清”、“文革”等一系列的运动，许多人认为传统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事实证明，传统并未远离我们，它像一团不散的阴魂，一直伴随在我们周围，潜藏在人们的心灵之中。正因为传统文化一直伴随在我们周围，没有断裂，所以才有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系列以民俗文化为重要内容的传统文化的复兴，这是文化传承性的体现。在文章中，笔者把A村人置于主位的视角，把相对于具有很大文化差异的B村人置于隐性的客位视角，把笔者置于显性的客位视角来进行研究。发现单一的“主位法”或“客位法”均有局限性，在对他的异文化进行研究时，必须将主位和客位的双重视角结合起来，才能得出对本文化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合理性解释。具体来说，A村郭氏初一祭祖“送树”习俗的起源可能在其先祖迁居至唐林村之前就已存在，而非A村人和B村人所说的是在迁居至唐林村开始，这内在的体现了民俗文化顽固的传承性，同时提醒我们关注传承性，因为传统并没有消失，文化并没有断裂。

2、效益的最大化是民众的重要生存策略 晋北处于黄土高原上，恶劣的环境和贫瘠的土地对于人们的生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即便如此，他们没有要离开这块土地的念头，世代代的人们仍然在他们祖先所开辟的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向往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天性，这对于深处晋北的A村郭氏家族人来说也不例外，祭祖时间的安排便是很好的体现。他们供奉祖先从年三十下午把“树”摆出来开始，到初一下午“送树”结束，虽然只有三顿饭，但是这三顿饭不仅连接了两天，而且连接了两年，更重要的是连接了人们的心灵，鲜明地体现了一种生存策略。在现代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年代里，年节祭祖的花费从不列入考虑的范围，而在那物质产品极为奇缺的年代，

(下转第52页)

- [14]密宗禅师《禅源诸论集都序》卷下之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卷,页406。参考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四,《不说破》,(北京:中华书局,2003.3),页85-89。
- [15]参考张伯伟:《禅与诗学》,《佛学与晚唐五代诗格》,“作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9),页25-29。
- [16]释惠洪《天厨禁脔》卷中、《诗林广记后集》卷三引苏东坡语。
- [17]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100。参考周裕锺:《绕路说禅:从禅的诠释到诗的表达》,《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
- [18]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引《冷斋夜话》卷四、《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六、《诗林广记》后集卷二。
- [19]宋初永明延寿禅师《宗镜录》卷三四云:“遮,谓遮其是非,表谓显其所是。又遮者,捺却诸径;表者,直示当体。”参考周裕锺:《文字禅与宋代诗学》,第四章《语言艺术:禅语机锋与诗歌句法》,第三节“绕路说禅:从禅的阐释到诗的表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1),页181-194。
- [20]周裕锺:《禅宗语言》,下编第二章《绕路说禅:禅语的隐晦性》,二、隐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2),页254-260。
- [21]《诗人玉屑》卷十,引《度溪诗话》,《如咏禽言言其标致祇及羽毛飞鸣则陋矣》,页216。
- [22]沈义父:《乐府指迷》,《咏物不可直说》,唐圭璋《词话丛编》,页280。
- [23]所谓“得其意思”,指掌握描绘对象之个性特征。《苏轼文集》卷十二,《传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3),页401。
- [24]黄鸣奋:《论苏轼的文艺心理观》,第六章《诗画论》,第五节“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5),页238-245。
- [25]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吕本中:《童蒙诗训》第20则,页241-242。
- [26]《战国策·赵策二》,赵造谏赵武灵王语。

Some Comments on “Shi Ren Yu Xie”

ZHANG Gao-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with creative think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Bu Fan Zheng Wei”, discusses the nature of poetry based on the book of “Shi Ren Yu Xie”.

Key words: “Shi Ren Yu Xie”; Yan yong and Bu Yan Ming; new ideas; Bu Fan Zheng Wei; Jiangsi Poetry Style

[编辑 裴兴荣]

(上接第46页) 相比起B村初三“送树”,A村初一起到了希望先祖荫庇的重要作用。这是A村先祖以“送树”在物质上省出了许多的同时,在精神上同样最小的物质而换取最大效益的一种“发明”。

参考文献:

- [1]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 [2]夏建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 [3]高丙中. 日常生活的现代和后现代遭遇[J]. 民间文化论坛,2006(3):7-13.
- [4]高丙中.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5]周大鸣. 人类学导论[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 [6](美)克利夫德·格尔兹著. 文化的解释[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Ancestor Worship in Northern Shanxi

GUO Yong-ping¹, XUE Wen-li²

(1.School of Liberal Art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0;

2.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Datong Shanxi, 037009)

Abstract: Ancestor worship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t stems from farming community and continue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prevalent in the river north and south. From that point, we may conclude that ancestor worship is an universal folk worship. Ancestor worship around the villages not only has many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has many differences because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historical heritag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other factors. In this paper, Take an ordinary village in Sh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it studies the origin of the ancestor worship through comparing Spring Festival folk in surrounding villages.

Key words: ancestor worship; emic approach; etic approach; survival tactic

[编辑 赵立人]

晋北特殊祭祖民俗现象透视——以忻州北唐林村为例

作者: [郭永平](#), [薛文礼](#), [GUO Yong-ping](#), [XUE Wen-li](#)
作者单位: [郭永平, GUO Yong-ping \(辽宁大学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0\)](#), [薛文礼, XUE Wen-li \(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刊名: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 卷(期): 2009, 23 (5)

参考文献(6条)

1. [克利夫德·格尔兹](#); [纳日碧力戈](#) [文化的解释](#) 1999
2. [周大鸣](#) [人类学导论](#) 2007
3. [高丙中](#)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1994
4. [高丙中](#) [日常生活的现代和后现代遭遇](#) [期刊论文]-[民间文化论坛](#) 2006 (03)
5. [夏建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 1997
6.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 1998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xdtddb-shkxb200905013.aspx